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冊

中華書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冊

中華書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民航局印刷廠太湖分廠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16 · 38 5/8 印張 10 插頁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900 冊
統一書號: 17018 · 174 - 3 定價: 26.70 元

本刊附白

(一)本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之一，此外之單刊、專刊、史料

集等，另行發刊之。

(二)本刊每四分爲一本，每本約有五百單葉。每本完時附以目錄，檢題，及每篇

之英文或法文提要；其原以外國文著作者，附以漢文提要。

(三)本刊原爲本所同人發刊其論著之用，但國內外同業此學者願以其著作投登時，

本所當敬謹謝函之。所外人之稿件，如經刊登，當酌送些須之工作費，以償

補其爲此所費之雜費。至於獎金及出版規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詳定之。

(四)每文加印單冊五十份由作者有之。如作者願多加印單冊時，至遲須於最後次

校稿時聲明，並自認其費用。

(五)凡以稿本交來者，編輯部只決定其列入集刊與否，不爲排列次叙。故本集刊

各文之次叙，均以交到編輯部之先後爲定。

板 權 保 留
不 得 翻 印

本 冊 實 售 捌 角

代 售 人 得 酌 加 運 費 寄 費

總 批 發 處 上 海 亞 爾 培 路 三 三 一 號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出 版 品 國 際 交 換 處

北 平 北 海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及 其 他 書 店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址

南 京 成 賢 街

本 所 現 在 所 址

北 平 北 海 公 園 內

電 報 掛 號

華 文 二 九 八 零

洋 文 Philologie

本 院 駐 滬 通 信 處 住 址

上 海 亞 爾 培 路 三 三 一 號

北 平 京 華 印 書 局 代 印

ACADEMIA SINIC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III, PART I

Contents

- | | |
|---|-------------------|
| Sourc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Vowel â | By Li Fang Kuei |
| The Ancestors of Tang Tai-Tsung | By Tschen Yinkoh |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umerals and the Personal Pronouns in
Chinese, Tai, Burmese and Tibetan | By Wang Jinq Ru |
| "Tzū Mu Ch'ieh Yün Yao Fa" in K'ang-Hsi Dictionary | By Chao Yin T'ang |
|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Initials 知徹澄娘 | By Lo Ch'ang P'ei |

PEIPING

1931

本刊編輯委員會

傅斯年（主席）

陳寅恪

趙元任（李方桂代）

李濟

羅常培（常務）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 二 本 第 一 分

目 錄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蒙古源流研究之二).....	陳寅恪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陳寅恪
耒耜攷.....	徐中舒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	徐中舒
大唐西域記撰人辨機.....	陳 垣
召穆公傳.....	丁 山
大東小東說.....	傅斯年
論所謂『五等爵』.....	傅斯年
姜原.....	傅斯年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刊印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三本 第二分

目 錄

集韻聲類考.....	白滌洲
洪武正韻聲類考.....	劉文錦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羅常培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羅常培
釋定海方氏所藏四體字至元通寶錢文.....	王靜如
遼敦考釋.....	徐中舒
對於中國古音重訂的貢獻.....	A. Dragunov 原著 唐 虞 譯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刊印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三本 第三分

目 錄

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	陳寅恪
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	徐中舒
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	孟 森
清始祖布庫里雍順之考訂.....	孟 森
酈學考叙目.....	丁 山
東冬屋沃之上古音(英文).....	李方桂
記咸陽方音.....	劉文錦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三本 第四分

目 錄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陳寅恪
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哀册初釋·····	王靜如
陳侯四器考釋·····	徐中舒
莽權價值之重新考訂·····	劉 復
重印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序·····	孟 森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	陳寅恪
由陳侯因齊鐘銘黃帝論五帝·····	丁 山
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	徐中舒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北 平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 三 本

目 錄

篇 名	作 者	葉 數
切韻 ⁸ 的來源	李方桂	1—38
李唐氏族之推測	陳寅恪	39—48
中台藏緬數目字及人稱代名詞語源試探	王靜如	49—92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	趙蔭棠	93—120
知徹澄娘音值考	羅常培	121—158
集韻聲類考	白滌洲	159—236
洪武正韻聲類考	劉文錦	237—250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羅常培	251—262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羅常培	263—276
釋定海方氏所藏四體字至元通寶錢文	王靜如	277—278
遼敦考釋	徐中舒	279—294
對於中國古音重訂的貢獻	A. Dragunov 原著 唐 虞 譯	295—308
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	陳寅恪	309—312
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	徐中舒	313—330
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	孟 森	331—344
清史祖布庫里雍順之考訂	孟 森	345—352
鄭學考叙目	丁 山	353—374
東冬屋沃之上古音(英文)	李方桂	375—414
配咸陽方音	劉文錦	415—438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陳寅恪	439—466

目 錄

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哀冊初釋	王靜如	467—478
陳侯四器考釋	徐中舒	479—506
莽權價值之重新考訂	劉 復	507—508
重印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序	孟 森	509—510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	陳寅恪	511—516
由陳侯因甬鐸銘黃帝論五帝	丁 山	517—536
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	徐中舒	537—576

切韻 â 的來源

李 方 桂

不論從三百篇的用韻或是從諧聲的偏傍看起來，切韻的元音 â 有很明顯的兩種來源。這兩種不同的 â 在切韻裡頭至少有些韻還保留點兒不同的地方，最顯明的就是覃，談（高本漢都寫作 âm）咍，泰（高寫作 âi, â:i）¹⁾這兩種 â 的來源明瞭之後，我們雖然不能確定覃，談的 â 在切韻時代的不同讀法，可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兩種 â 爲什麼要那麼嚴格的分開。

第一種 â 在詩韻裡時常同含有 a, ä, ɐ, e (e) 元音的字押韻，同時亦跟這些字諧聲。這一種 â 可以無問題的定爲由上古的 *â²⁾ 來的。他同 a, ɐ 押韻是因為他們的音值很相近然而他同 ä, e 也押韻，這我們不得不疑 ä, e 是由別的音變來的。我說 â 同 ä, e 不能押韻的原因有兩種（1）â 同 ä, e 在普通人的耳朵聽起來已經很不相似了。由普通音韻的原則上也不當押韻。而在詩經裡頭不但偶爾一次並且是常常的同 ä, e 押韻，這不得不使我們疑 ä, e 一定是從一種 a 元音變來的。（2）在詩經本身的用韻上，我們也有一個 â 絕對不同 ä 押韻的例。這就是唐 âng 韻的字。這韻的字同陽 iang 韻的字是押韻的。但是不但不同清 iang 韻的字押韻並且也不諧聲，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古人用韻及造諧聲字的規則是很嚴格的，â 同 ä 是不押韻的。現在我們在詩經裡頭的確確找出許多 â 同 ä, e 押韻的例子來，那我們應當如何解釋呢？我覺得 â 同 ä, e 押韻的原故是因為 ä, e 原來是一種 a 元音，因為受一種同化作用，更的確一點兒的說法是受 progressive umlaut 的影響變成 ä, e；ä 只見于三等字，e 見于四等字。他們的變化是 *ia- > iä-, *ia- > ie-。這麼樣我們就可以解釋 â 同 ä, e 押韻的現象了。要注意的是 *ia- 雖然變成切韻的 iä-, *ia- 變成切韻的 ie-, 不過切韻的 iä-

（1）切韻時代的音值皆依高本漢的寫法，因為印刷的關係稍有更動，如同 ɐ 作 ɐ̃, ä 作 â:, ɐ 作 ǎ, i 作 i 等。

（2）上古音是指詩經時代的音，他的音值前加一個星 [*] 以別於切韻時代的音。

ie- 不全是由 *ia-, *ia- 來的。我有理由相信他們還有別的來源，因為與本文無關，暫不討論。

第二種 â 常常在詩韻裡同含有 e, i, u 的字押韻並且亦常常互相諧聲，這是很奇怪的，因為 â 與 e 已經相差很遠够不上押韻的程度了，更同 i, u 押韻豈不是更奇？這種 â 我們可以決定說上古時不是 â 原因是（1）不同第一種的 â 相混（2）不同 a-, iä-, ie- 押韻，現在我們得要定這種 â 是從什麼音變來的，我們先簡單的列一個表證明這種 â 的來源，詳細的證據在每韻分開討論時再說。

詩 韻

諧 聲

- | | |
|--------------------------|--------------------------|
| 1. 哈 âi, 灰 uâi: 之 i | 哈 âi, : 之 i |
| 哈 âi, 灰 uâi: 尤 iœu | 灰 uâi, : 尤 iœu |
| 哈 âi, 灰 uâi: 德 êk, 職 iêk | 哈 âi, 灰 uâi: 德 êk, 職 iêk |
| 哈 âi, 灰 uâi: 屋(三等) iuk | 灰 uâi: 屋(三等) iuk |
| 2. 覃 âm: 侵 iœm | 覃 âm: 侵 iœm |
| 覃 âm: 東(三等) iung | 覃 âm: 東(三等) iung |
| 3. 合 âp: 緝 iœp | 合 âp: 緝 iœp |
| 4. 豪 âu (一部分): 尤 iœu | 豪 âu: 尤 iœu |
| 豪 âu(一部分): 肴 au(一部分)(?) | 豪 âu: 肴 au(?) |
| 豪 âu (一部分): 屋(三等) iuk | 豪 âu: 屋 iuk |

有少數的例外的韻同諧聲，我為明瞭起見，沒有列入，留在以後再說。由以上的表看起來最顯明的是 â 同 e 的關係，如同 âm: iœm, âp: iœp, âu: iœu 等。我們已然知道這種 â 不是從 *â 變來的，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iœm, iœp, iœu 等是從 *â 變來的，然而反過來說這種 â 是從 *e 來的，我覺得不但可以解釋許多詩韻並且可以明瞭切韻 â, e 分佈的情形。很有幾條理由使我相信 â 是從 e 來的（1）e 變 â 在語言學的經驗看起來是可能的。印歐的 e 在拉丁，希臘，日耳曼等語都變成 a，是個很好的例子。（2）切韻裡有些韻還保存着 e 音，然而在什麼情形之下 *e 可以保存，在什麼情形之下 *e 變成 â，我們可以找出極清楚的兩條定律來（見下文）決不是混亂無規則的。（3）解釋詩韻是最好不過的，如覃：侵 (*œm: *iœm) 合：緝 (*œp: *iœp) 豪：尤 (*œwg: *iœwg)，

等。(4)不與別的上古音的擬定發生衝突。¹⁾

若是 â 從 *ə 來的話，i, iu- 亦必定是有一個 ə 的元音在裡邊，因為由詩韻及諧聲看起來這麼時常押韻及諧聲的字決不會有這麼相差太遠的元音 â, i, u 我們很有幾個諧聲字可以證明 i 同 iu- 是從 *ə 變來的，如同

弋 iək: 忒 t'ək: 試 śi: 代 d'ai (< *diək: *t'ək: *siæg: ²⁾ *d'æg)

待 d'ai: 等 tai, teng: 寺 zi: 特 d'ek (< *d'æg: *tæg, *teng: *dziæg: *d'ək)

(1) 西門亦看出 ə 同 â 的關係，不過他沒有分辨出兩種 â 來，所以他只疑心 ə 在上古時代讀法很似 â，他說“.....dass den Schöpfern der Schriftzeichen Wörter auf -ə/ und -â/ hinreichend ähnlich erschienen sind, um sie in einer phonetischen Serie zu vereinen.....Als weitere Bestätigung darf in diesem zusammenhange der Wechsel zwischen iəm und âm (am)angeführt werden.” (W. Simon, Zur Reconstr. d. Alth. Endconsonanten, Mitt. d. Sem. für Or. Spr. Bd. xxx, 1927 Abteilung 1, p. 9) 他亦知道之韻的字的元音與 ə, â 都相近所以他定了個倒 i (ibid, p. 12) 這種複雜手續依我看起來都不需要。我的兩條定律 (見下文) 可以很圓滿的解釋一切。

(2) 我把在切韻時代以前失落的韻尾都寫作 *-g 或者 *-d, 以別于 -k, -t 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Oct. 1928, 趙元任譯文見本所集刊 I, 3, 345—401 頁一篇文章裏頭在上古時代擬了兩種韻尾 *-k' (去聲字) *-g (平上字)，我覺得是很可疑的。他一方面承認在上古時代這種韻尾已經很微弱了，就快要失去了——換言之就是快元音化 vocalized 了——，他一方面還擬定了 -wk, -wg 的兩種分別，試想想一種快要元音化的韻尾又已經發出一種 -w 的介音來，還能無音麼？與 -wg 能不混麼？我們要注意去聲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原因更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結果 (如北方官話入聲之變平上去)，我們還不敢決定誰是因誰是果。若是依高本漢說收 -k 的字可以有去入二種聲調，我們何不更說收 -k 的字更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何必又擬兩種韻尾 *-g, -k' 呢？我覺得最妥當的辦法是把在切韻時候還保存的 -p, -k, -t 同切韻時代以前已經失掉的韻尾分別出來。前一種寫作 -p, -k, -t, 後一種寫作 -b, -g, -d 他們真正的讀法如何，我覺得我們還不能定。

則 tsək: 側 ts'iek: 廟 ts'i (<*tsək: *ts'iek: *ts'ieg)

翼 iək: 異 i: 冀 kji (<*g'iek: *g'ieg: *k'ieg)

飾 s'iek: 飢 zi: 飭 t'iek (<*s'iek: *dz'ieg: *t'iek)

直 d'iek: 值 d'i (<*d'iek: *d'ieg)

織 t'siek: 熾 t's'i (<*t'iek: *t'ieg)

食 dz'iek, zi (<*d'iek, *dz'ieg)

意 i: 億 iək (<*iæg: *iək)

疑 ngji: 礙 ngai: 凝 ngieng: 疑 ngiək (<*ngiæg: *ngæg: *ngieng: *ngiək)

有 jiəu: 郁 iuk (<*g'ieg: *iuek)

富 b'iwək, b'iuk: 福 piuk: 匄 b'uək: 逼 piək: 富 pieu (<*b'iwək, *b'iuek: *piuek: *b'uək: *piək: *piæg)

*iæg > *iei > i; *iuek > iuk 都是最自然不過的現象，同時高本漢諧聲的條例亦滿足了。我覺得非經過這一番的解釋我們不能明瞭為什麼 ai 同 i, iuk, ək 會押韻——注意！不但是押韻而且是常常的押韻。偶爾一次押韻我還可以說是例外「通押」；若是常常押韻我們就決不能輕輕放過說他們是「糊弄局兒的韻」了。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805頁) 說基 kji, 來 lai, 久 kiəu, 福 piuk 所以押韻的原故是因為他們原來有 -g 韻尾，(基 *kjig, 來 *lāg, 久 *kiæg,) 他沒想到來 *lāg 若是能同基 *kjig 押韻，為什麼不同鐸韻 âk 的字押韻？他前面講 (801頁) 像 -âg 同 âk 的字不是好韻，所以不能多有（其實一次亦沒有），然而他在 802 頁反找出許多 *âg, (依高) 同 iuk, iək, ek 押韻的例子出來，這是什麼原故？現在我們可以明瞭他們押韻的原故不單是因為只有個 -g 的韻尾并且因為他們的主要元音也相同：基是 *kiæg, 來是 *læg, 久是 *kiæg, 福是 *piuek。這麼一來我們更可以解釋詩經裡頭一個例外的韻，鄭鶴鳴 3 來與贈韻。若依高的說法，*lāg, *dz'æg 就因為韻尾 -g, -ng 的原故就可以押韻了，這未免太牽強。我覺得押韻的字他的主要元音是最重要的，韻尾還在其次。現在韻尾雖有些相似，元音差的太多，押韻是不可能的。不過若按我的說法，來是 *læg, 贈是 *dz'æg,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押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元音是一樣的。還有能字有 næng, nâi 兩讀，小雅賓之初筵 2 能，又，時，押韻。若是依我的說法，能是 *næng,